

THE BONE COLLECTOR

人骨拼图

(美) 杰夫里·迪弗 著 楚材 译



Jeffery Deaver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人骨拼图

The Bone Collector

(美) 杰夫里·迪弗 著

楚材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骨拼图 / (美) 迪弗著; 楚材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9.1
ISBN 978-7-80225-565-4
I. 人… II. ①迪…②楚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61008号

THE BONE COLLECTOR

By JEFFERY DEAVER

© 1998 by JEFFERY DEAV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.K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8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08-2633



谢刚 主持

人骨拼图

(美) 杰夫里·迪弗 著 楚材 译

责任编辑: 施 铮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 瀚涛设计
025-80192655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45×220 1/32

印 张: 16.125

字 数: 295千字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一版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565-4

定 价: 3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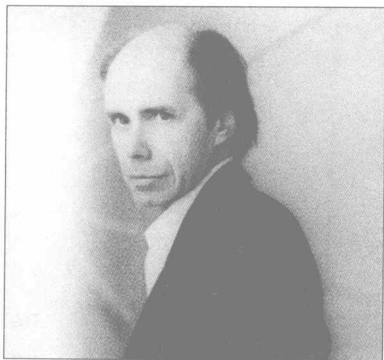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午夜文库——

杰夫里·迪恩

林肯·莱姆系列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杰夫里·迪弗 Jeffrey Deaver (1950-)

杰夫里·迪弗 1950 年出生于芝加哥，11 岁时写出了他的第一本小说，从此再也没有搁下笔。作为一名诗人、记者，他不光自己写歌唱歌，还进行巡演。迪弗当过杂志社记者。为了成为《纽约时报》或者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法律记者，他去福德汉姆法学院学习，毕业后在法律界实践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在华尔街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开始了律师生涯。在这几年间，他开始写那种自己最喜欢读的悬疑小说。1990 年起，迪弗成为一名全职作家。

迄今为止，迪弗共创作了 22 部小说，获得六次 MWA（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）的爱伦·坡奖提名，一次安东尼奖，三次埃勒里·奎因最佳短篇小说读者奖。2001 年，《空椅子》一书获 W.H. 史密斯好书奖。2004 年，因为《野兽花园》，迪弗被 CWA（英国犯罪小说家协会）授予钢匕首奖。

迪弗的小说被翻译成 35 种语言，多次登上世界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，包括《纽约时报》、《泰晤士报》以及《洛杉矶时报》这样的大媒体。他的名作《人骨拼图》被环球电影制片公司拍摄成同名电影，由奥斯卡奖得主丹泽尔·华盛顿与安吉丽娜·朱莉联袂主演；《少女的坟墓》被 HBO 改编为电影《死寂》，由詹姆斯·加纳主演。另一部小说《蓝色骇客》的改编权亦已售出。

杰夫里·迪弗兴趣广泛。除了犯罪侦探小说，作为美食家的他还有意大利美食方面的书行世。

杰夫里·迪弗 作品年表

- 2007 The Sleeping Doll
- 2006 The Cold Moon
- 2005 The Twelfth Card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2004 Garden of Beasts
- 2003 The Vanished Man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2002 The Stone Monkey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2001 The Blue Nowhere
Hell's Kitchen
- 2000 Speaking in Tongues
The Empty Chair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1999 The Devil's Teardrop
- 1998 The Coffin Dancer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1997 The Bone Collector (a Lincoln Rhyme novel)
- 1995 A Maiden's Grave
- 1994 Praying for Sleep
- 1993 The Lesson of Her Death
Bloody River Blues
- 1992 Mistress of Justice
Shallow Graves
- 1991 Hard News
- 1990 Death of a Blue Movie Star
- 1988 Manhattan Is My Beat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第一部 一日之君 |
| 123 | 第二部 洛卡德法则 |
| 253 | 第三部 巡警之女 |
| 387 | 第四部 变成骨头 |
| 487 | 第五部 只要你移动，他们就抓不到你 |
| 501 | 附 录 名词解释 |

第一部
一日之君

今天的纽约太强大了，以至于失落
了过去。

——约翰·杰伊·查普曼

1

星期五晚上十点三十分至星期六下午三点三十分

她只想睡觉。

飞机晚点了两个小时，等行李的时间又太长。搭乘机场客运班车的时间也错过了，大巴早在一个小时前就已开走。所以，他们现在只好等出租车了。

她站在候车队伍中，纤细的身材因手提电脑的重量而歪向一边。约翰喋喋不休地说着利率以及调整生意伙伴的新思路，但她只想着一件事：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十点三十分，我要穿上睡衣，美美地睡一大觉。

一辆辆黄色出租车川流不息地从她眼前驶过。这些颜色和外形都很相近的车辆，让她联想到昆虫。她回想起小时候在山上，当她和哥哥发现一只被开膛破肚的死獾，或踢翻一个红蚂蚁窝时，便看见一大群肢体和手脚湿濡濡地在地上扭动的景象。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让她

打了个寒战。

一辆出租车疾驶过来，带着尖锐的刹车声戛然而下。T.J. 科尔法克斯拖着脚步迎上前去。

司机按开后备箱的锁，但人呆在车里没动。他们得自己把行李搬上车，这让约翰很不高兴。他已习惯让别人帮他做这些事。T.J. 倒无所谓。直到现在她偶尔还会感到惊奇，自己居然有一位秘书，帮她打字和料理事务。她把手提箱扔上车，关好后备箱盖，然后钻进车内。

约翰也跟着上了车。他重重地关上车门，一个劲儿地擦拭着他那肥嘟嘟的脸颊和光秃秃的脑门，仿佛刚才把行李搬上车的举动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。

“先到东七十二大街。”约翰透过隔板对司机咕哝了一句。

“然后到上西区。”T.J. 补充说。挡在前后座之间的有机玻璃隔板上布满了刮痕，她几乎看不见司机。

出租车箭一般地冲离路边，很快就行驶在通往曼哈顿的高速公路上。

“看，”约翰说，“那就是为什么今天到处都是人的原因。”

他指着一块广告牌，上面写着“欢迎光临联合国和平会议”。这次会议将在星期一召开，届时将有一万多名来宾云集纽约。T.J. 盯着那块广告牌——上面画有黑人、白人和黄种人，全都在挥手微笑。不过，这幅画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。人物的比例和肤色都被忽略了，每张脸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苍白。

T.J. 嘟囔了一声：“死样儿。”

他们正沿着宽阔的高速公路疾驰。在路灯的照耀下，路面反射出一种令人不安的黄色光芒。他们经过了旧海军军港，又经过了布鲁克林码头。

约翰终于停止了说话，掏出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计算器，开始在上面滴滴答答地按一些数字。T.J. 向后仰靠在椅背上，望着雾蒙蒙的人行道，以及坐在褐砂石门廊前俯瞰高速公路的人们那一张张阴沉的脸。在热气中，他们似乎都处于半昏睡状态。

出租车里也很热。T.J. 伸手摸向车窗按钮，想把窗户降下一点儿。车窗没有反应，但她并没有感到意外。她伸手越过约翰，去开另一边的车窗，但他那边的也失灵了。这时她才注意到，两边车门的门锁开关都不见了。

连门把也没有了。

她用手摸索着车门，想找到断掉门把的残余部分。什么也没有——好像有人用钢锯把门把手齐根锯掉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约翰问。

“嗯，这车门……我们该怎么打开它呢？”

就在约翰左右打量两边的车门时，中城隧道的标志一闪而过。

“嗨！”约翰拍打着隔板，“你忘记拐弯了。你要去哪儿？”

“也许他想走皇后区大桥。”T.J. 猜测道。走这座桥虽然路比较远，但可以避开隧道收费站。她向前坐直身体，用手上的戒指敲打有机玻璃。

“你是想走那座桥吗？”

司机不理他们。

“喂！”

没过多久，他们又飞速经过了皇后区大桥的入口。

“妈的！”约翰喊了起来，“你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？哈莱姆吗？我打赌他是要把我们带到哈莱姆区去。”

T.J. 望向窗外。一辆汽车正和他们并行前进，慢慢地超过他们。她用力拍打着车窗。

“救命！”她大喊，“救命啊！……”

那辆车的司机不经意地瞥了她一眼，然后又看了一眼，皱起眉头。他减慢车速，尾随在他们后面。但这时出租车猛地一拐，顺着出口坡道驶下高速公路，进入皇后区。出租车转进一条小巷，又疾驰过一片废弃的仓库区，时速至少有六十英里。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T.J. 拍打着隔板。“开慢点！这是哪儿？……”

“哦，上帝！不！”约翰喃喃说道，“看！”

司机不知什么时候戴上了滑雪用的头套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T.J. 大叫。

“想要钱吗？我们给你钱。”

前座上的那人仍然一言不发。

T.J. 拉开手提包，取出她的黑色笔记本电脑。她向后侧了侧身子，用笔记本电脑的一角狠命地砸向车窗。巨大的声响似乎把前座上的司机吓了一跳，但窗玻璃却纹丝不动。出租车猛地一偏，差点撞上路边建筑物的砖墙。

“给你钱！要多少？我可以给你很多钱！”约翰气急败坏地叫着，眼泪顺着他肥胖的面颊流了下来。

T.J. 再次用电脑砸向车窗。电脑的屏幕在巨大的撞击力作用下飞了出去，然而车窗依然完好无损。

她又试了一次，这次电脑的机身裂开了，从她的手中脱落。

“哦，妈的！……”

他们两人突然被猛烈地甩向前方。出租车在一条阴暗的死巷里戛然而停。

司机钻出车外，手里握着一把手枪。

“求求你，不要！”她哀求道。

司机走到出租车后半边，弯下身子，透过脏兮兮的玻璃向后座上张望。他在那里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T.J. 和约翰拼命后退，一直抵到另一侧的车门，两具汗湿的身体紧紧地搂在一起。

司机把手弯成杯子的形状，遮挡住路灯射来的光亮，更加仔细地打量着他们两人。

猛然间，一声巨响回荡在空中。T.J. 不由得缩了一下身子，约翰也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。

在司机的身后，远方的空中霎时布满了一道道明亮的红色、蓝色的火焰条纹。随后又是几声轰响和尖啸。那司机转身抬头，正好看见一张巨大的、橘红色的蛛网笼罩在城市的上空。

是焰火，T.J. 想起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。这是东道主和联合国秘书长送给出席会议代表的礼物，欢迎他们来到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城市。

司机又朝出租车转过身来。“啪嗒”一声，他拉开门锁，慢慢地打开了车门。

像往常一样，报案人没有留下姓名。

所以，就没有办法追过去问清楚报案人说的究竟是哪一块空地了。总部的无线电说：“他说是在三十七街靠近十一街的地方。就这些。”

通报中心的人从来都搞不清楚凶案现场确切的地点方位。

虽然才是早上九点钟，但已经热得让人汗流不止了。阿米莉亚·萨克斯拨开一丛高高的茅草。她正在进行“光身搜查”——这是犯罪现场调查人员的行话，就是以S形路线前进搜索可疑物。什么也没有。

她低头朝别在深蓝色制服上衣上的对讲机说话。

“巡警五八八五呼叫总部。没有任何发现。你们有进一步的消息吗？”

在一片起伏不定的噪音中传来调度员的回答：“五八八五，目前没有更多关于案发现场的消息。但有一件事……报案人说他希望受害人已死。完毕。”

“请再说一遍，总部。”

“报案人说他希望被害人已经死了。他说最好是这样。完毕。”

“完毕。”

希望被害人已死？

萨克斯奋力越过一道破旧的铁丝网，开始搜寻另一块空地。还是没有发现。

她想离开了。只需呼叫一〇九〇，报告说没有任何发现，就可以回到杜斯区，那是她日常巡逻的区域。她的膝盖很痛，而且热得好像被人丢进这糟糕的八月天里生焖活烤一样。她只想溜到港务局和那里的小毛孩瞎混，再来上一大罐亚利桑那冰茶。然后，在十一点三十分的时候——距离现在只有两个小时了——她就可以清理好在中城南区的抽屉，前往下城区接受培训了。

但她终于没有这样做。她不能丢下这个报案电话不理。她继续往前走，沿着炽热的人行道，穿过两幢已经废弃的公寓之间的夹道，走进另一片长满植物的空地。

她把细长的食指深入平顶警帽里，透过高高盘在头上的层层又长又红的头发，难以抑制地抓挠着。为了抓挠到更多头皮，她索性把警帽推向一边，一阵狂搔。汗水顺着她的前额流下来，痒痒的，于是她又猛挠了几下眉毛。

她想：街上巡逻的生涯只剩下最后两个小时了，我能撑得住。

萨克斯继续前进。在走进一丛灌木时，今天早上以来她第一次感觉到心神不安。

有人在看着我。

热风吹过干灌木丛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一辆辆汽车或卡车开足马力，喧闹地从林肯隧道进进出出。她想起巡警们经常会想到的一件事：这个城市是如此的嘈杂，就算有人从背后向我走来，走到举起刀子就能刺中我的距离，我也不会察觉。

或者用我的后背当靶子……

她飞快地转过身。

什么也没有，除了树叶、生锈的机器和垃圾。

在攀爬一堆石头的时候，膝盖的疼痛让她不由得缩了一下身子。三十一岁的阿米莉亚·萨克斯深受关节炎的折磨——她母亲常说，你才三十一岁啊！这遗传自她的祖父，就像她继承了母亲的好身材、父亲的好模样和职业一样（至于那一头红发就没有人说得清了）。她缓慢地穿过一丛枯死的灌木，膝盖又传来一阵剧痛。多亏她及时收住脚步，才没有跌下一道三十英尺深的陡坡。

在她的下方是一道幽暗的峡谷，深深地切过西区的底部。美国铁路客运公司的铁轨纵贯于峡谷中，列车经此开往北方。

她眯起眼睛，望向峡谷底部离铁轨不远的地方。

那是什么？

是插在一堆被翻动过的泥土上的小树枝吗？它看起来好像……

哦，我的天哪……

眼前的景象让她打了个寒战。恶心的感觉顿时升起，像一道烈焰灼痛她的皮肤。有一刹那她真想转身逃开，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但她极力压制住心里的这个念头。